

中國近·現代文學叢刊 9

插圖本

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

ZHONGGUO XIANDAI WENXUE FAZHANSHI

吳福輝 著

L209.6
201119-2

港台書

中國近・現代文學叢刊 9

插圖本

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

◎吳福輝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 / 吳福輝著. -- 初版. -- 臺

北市：人間，2010. 10

面；公分.

ISBN 978-986-6777-24-0（平裝）

1. 中國當代文學 2. 中國文學史 3. 文學評論

820.908

99019963

中國近・現代文學叢刊 9

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

著◎吳福輝

出版者 人間出版社

發行人 呂正惠

社長 林怡君

地址 台北市長泰街 59 巷 7 樓

電話 02-2337-0566

郵撥帳號 11746473 人間出版社

排版印刷 龍虎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 02-2641-8661

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三六八五號

初版 2010 年 11 月

定價 新台幣 500 元

自序

我在自己的園地的一側，開了一塊生田，即寫下一部實驗性的插圖本中國現代文學史。今日終於可以把它呈現在讀者面前了。

對於我，這部書的完成，真可謂一波三折。先是上海、北京的兩家出版社找我計劃寫一種圖文關係密切的現代文學史。擬想的都不壞，心氣也不算低，但可惜敵不過嚴酷的現實，最後都因不是我的緣故而擱淺了。這一擱，彷彿就沒了消息。可世事正是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的，誰能料到這麼一拖，竟拖出一個文學史寫作即將發生變化的時代來了。試想此書假若早幾年寫出，或許它只是一種陳舊的文學史加插圖、加地圖的東西，一種非驢非馬、非舊非新、或形新而實舊的東西而已。而現在的此書，當然沒有什麼了不得的，正文之外的插圖、表格也不是有多麼重要，卻色色樣樣都歸結到一部含了新觀念的，說得大膽一些，是身上可能包孕著一點未來因素的文學史上面去了。

關於文學史觀念的正待變革，去年冬天我在上海大學講課期間曾經同青年教師們座談過，後來經他們整理錄音，講演辭題目訂作《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當今態勢》，收入我將要出版的論文集《多棱鏡下》中。我在那裡詳述了近年來五種有代表性的文學史新見：嚴家炎先生的「生態」說；范伯群先生的「雙翼」論；陳思和的「先鋒與常態」；楊義的「重繪文學地圖」；和我在《文藝爭鳴》提出的消解「主流型」文學史、倡導「合力型」文學史的粗淺認識。這些說法並非完全隔絕，實際上倒是可以相互補充、滲透的，其中已存有「多元共生」和「大文學史」等各個要點的共識。這是學術界同步達到某個文學史重寫階段的一個集中體現。風起於青萍之末，我們能夠覺察到這個變動終將來臨。

我個人的文學史觀念自然也是在這種互相激蕩的學術氛圍中，逐漸明朗的。我記得王瑤先生多次打過比方，說做學問大體有兩種方法：以一種觀點為主的，就如同一張唱片轉著圈子，以唱針為中心，發出一個主調；如果是敘述多種觀點，發散型的，就如同是織毛衣的前襟後襟，或織毛圍巾，便是一片一片。他說這兩種方法的前一種境地較高，但後者也屬需要，不應忽視。我們搞了這麼多年的文學史，不是用「革命」做唱針，就是拿「現代性」做唱針，難道還要繼續寫一本以「後現代」，或者「民族國家」為主

導貫串線索的文學史嗎？我認為從提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這個概念始，我們就在做已有現代文學史的分解工作了，時至今日，仍沒有到可以整體歸納的時候。「分解」、「歸納」，是我使用得手的中國概念。當一本文學史被凝固成一個想像的完整結構時，它是被歸納的結果；而當文學史受到質疑而露出巨大的空隙，進一步呈現出駁雜多樣的狀態的時候，它是被分解了。我想起王瑤先生織毛線的比喻，覺得一本駁雜的文學史可能正是今天的格局所需要的。同樣的，關於文學史上革命性與現代性的糾纏問題，可以用「共生」、「轉折」、「積累」這樣一些概念來消除它們之間的對峙性關係。當中國的文學處於自身積累現代性的時刻，駁雜的引進是必然的；而革命正是用強力來快速推進文學現代化的歷史過程，於是便出現了多次的轉折。不斷積累並轉折的結果，讓文學史的面貌更加複雜多變，這樣我們就具有了多種的文學形態，基本的是左翼文學、通俗文學、京派文學、海派文學這四種。哪一種在哪一個階段都沒有獨霸天下，各自有各自的讀者群體，分屬於政治文學、商業文學、純文學這三種文學系統。系統之間也不隔著千山萬水，而是相互撞擊、轉化，如左翼政治文學要依賴上海的讀書市場，京派文學反對黨派文學但並不與社會人生隔絕（純文學不純），這是中國自有文學以來從沒有過的多元景觀，這也正是「現代」的文學狀態。哪種文學形態也沒有真正成為唯一主導的形態，直至今日還是如此。

我在尋找文學史多元闡釋的認識方式和書寫方式之中，度過了自己的摸索時期。這種摸索到今天也無終止。但是我接受了北京大學出版社的約稿合同，重起爐竈，這本文學史進入了操作的層面，如果沒有多少前人的成果可以仿製，我就只能去吸收今人的經驗，加以消化與發揮。比如我從嚴家炎先生的「文學生態」裡面想到文學史不能無視人的生態，不能不寫作家的心態以及與心態直接相關的文化物質環境。范伯群先生的「雙翼」論很有警醒作用，我雖然不同意讓通俗文學與先鋒文學平行地進入文學史，卻受到啟發，考慮如何將通俗文學整合進市民文學，而市民文學到海派浮出，就具有了先鋒、通俗的雙重性質，不那麼截然分明了。這也是陳思和把「先鋒」「常態」作為兩種互動的文學態勢提出的原因。我可以抓住文學史上典範的先鋒文學來解剖，也要將大眾化的常態線索緊緊把握住，把農民大眾文學和市民大眾文學擴大來書寫。而楊義的大文學版圖說，啟示我建立新的歷史敘述空間，把過去線性的視點轉化為立體的、開放的、網狀的文學圖景。在這些意義上，我想到我這部文學史可以加上「發展」兩字。

《插圖本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的命名，是為了文學史名稱的不重覆，好區別，也是因為「文革」一結束我考現代文學研究生，因王瑤先生加考古代文學一張卷，那時我急來抱佛腳，僅有一個月的復習時間，所用就是1960年代未經「污染」過的劉大杰先生的舊版《中國文學發展史》。這是我心中存下的一份紀念。但更重要的是本書的「發展」內涵，在實際書寫時是充分地得到使用的。本書將一切與文學作品、作家發生關聯的現象，均置於歷史「變動」的長河之中。文學作品的發表、出版、傳播、接受、演變，

得到特別的關注。文學形成的人文環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受到重視。文學中心的變遷，作家的生存條件，他們的遷徙、流動，物質生活方式和寫作生活方式，也在一定的關節點得到盡情展開。社團、流派的敘述，與文學報刊、副刊、叢書等現代出版媒體的聯繫，緊密結合，更接近文學發生的原生態。經過文學批評而與讀者碰撞，經過翻譯而與世界文學搭橋，經過電影而與同時期藝術相互影響，現代文學的外延像一個個章魚的觸角伸展出去。而現代白話文學語的生成、演變，當然應該和經典作品的細讀吻合於一處。全書還特意設置了文學典型年，用編年體的大事記把讀者引入文學現場。當然，我明白真正的文學原生態本來是不存在的，典型年也好，大事也好，還不是筆者選擇的結果？但這種逼近文學發生、變化狀態的駁雜編年，雖僅是舉例而已，對盡力恢復遭歪曲的真實歷史，還是有它的獨特功用的。

在本史的「發展」意義表露無遺之後，我還要做幾點說明。「發展」的邊沿永遠是開放的，不斷拓展的，誰也無權將它封死。我要寫的是單卷的文學史，加上插圖，能夠施展的天地有限，而大文學史的容量已經被多方拓寬，這就要尋找典型，尋找關鍵點。我試圖在有意識地減弱作家作品的敘述，不可避免會在作家作品方面有所遺漏的前提下，反抓住典型作品做有血有肉的分析。這或許也是一種寫法。無意中對將來的現代文學史越寫越薄，也提供一種正反面的經驗。

文學史都是建築在本時代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之上。嚴格地說，它不是一個人能輕易完成的。本書的資料，凡引用必注明出處，各種表格的匯集一般注明知識來源，全書所附的參考文獻較簡，它不是用來炫耀作者的博學，而是說明寫作中確切參考過的書籍，並表謝忱的。記得參與寫《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一書時，筆者諸人對自己的資料功夫沒有十足的把握，曾經在京地請了幾位專家把關，但後來還是發現有不少的錯漏。現在只是以我一人之力，除大量引用外，加上本書的年表、表格、圖片、大事記的製作，想想其中可能出現的錯誤，真是誠惶誠恐，如履薄冰的。我期望得到專家與讀者的不吝指正。

插圖的工作雖與通俗文學照片資料的收集之難不同，但它的特點是少者太少，而多者過多。作家肖像、作品初版本、手稿等，本是最主要的插圖內容，但要做到精選也不易。比如作家頭像要與代表性作品的誕生共時，除照片外再另選擇漫畫像、自畫像、合像等，也就難一些。初版本外要選初刊雜誌，手跡要選典範作品，有時也會有難度。其他如作家故居和聚會所、作家手繪作品地圖和人物圖、發表的報刊及廣告、劇照海報等，總之要做到插圖的精、新、全，都不是件一蹴而就的事情。越到此書即將殺青的時候，剩餘的插圖結尾工作也越難，有的甚至到看校樣的時候還在尋覓。這裡要感謝我長期工作的中國現代文學館，它所提供的部分圖片，及我的幾位同事、學生所給予的援助，是使我銘感於心的。

感謝母校的出版社，尤其是高秀芹編輯對我的約稿，把此書終於救活，且逢了好

的天時地利。她尊重我的原稿，連插圖說明也由著我做個性化的改動，幾年如一日對我保持信心，耐性等待我將它一個一個字、一張一張圖地完成。最後還答應我儘量趕在2009年年底，這個對我來說是個整日子來出版。還要感謝本書的責編朱競和丁超，他們的寬大尤其沒有邊際，容得我獨立自由地運用自己的筆來寫作。他們認真閱讀稿子和校樣，使得本書不至於有大錯。本書發稿時正值北大出版社恢復建社30周年華誕之慶，我覺得十分榮幸。

本書的目標不是企圖創立一種新型的文學史範式。它不過是未來的新型文學史出現之前的一個「熱身」，為將來的文學史先期地展開各種可能性作一預備。這也算是我的一個夢境的實現。近十年來，我的夢有增無減。有好夢也有壞夢。好夢裡，我似乎年輕了，有美的憧憬，有更大的寫作計劃，看得見更富裕、更公正的社會與更健康的青年一代在成長。壞夢中，我被強制性地趕回我的漂泊地，在那裡迷失道路，找不到父母的舊屋，跌傷了自己。可見我的文學夢一部分實現了，一部分破碎消失了，一部分重新產生了。而這部書是我的文學夢的一種實現，雖然它仍存在無數的遺憾。

畢竟對一個文學者來說，做夢，嚮往夢，是重要的。

2009年11月12日於京城又一次雪雨中，窗外雪樹玉立

目 錄

3 自序

1 第一章 孕育新機

第一節	望平街—福州路：文學環境的轉型	2
第二節	白話報及文學書面語變革	11
第三節	最早放眼世界的文人	19
第四節	由政治而文學的「新文體」運動	30
第五節	文學大事 1903 年版圖（積累的時代）	40
第六節	商業都會興起中的現代市民小說	49
第七節	新舊交替的南社精英	59
第八節	蘇揚至上海：鴛鴦蝴蝶派文學	69

79 第二章 「五四」啟蒙

第九節	話劇傳入後最初的劇場演出	80
第十節	搭建通向世界文學之橋	91
第十一節	海內外對文學革命的醞釀	102
第十二節	「新青年—北大」激進派發難與守成派抗衡	112
第十三節	文學大事 1921 年版圖（啟蒙的時代）	122
第十四節	京滬報刊書局形成的文學空間	136
第十五節	白話新詩、短篇小說的帶頭突破	146
第十六節	《阿 Q 正傳》的傳播接受史	155
第十七節	「語絲」「閒話」和文學白話體	165
第十八節	早期鄉土文學對農民與地域的發現	174
第十九節	市民大眾的生活慰藉	183

193 第三章 多元共生

第二十節	南下之路：文學中心的回歸	194
第二十一節	左翼的風行、深化和紛爭	204
第二十二節	時代色彩鮮明的長篇小說	219
第二十三節	時代性和個性化寫作的相繼高揚	229
第二十四節	京派純文學的風韻流脈	241
第二十五節	海派面對現代都市的新感覺	257
第二十六節	兩種市民社會的文學視野	271
第二十七節	職業化的劇場話劇終於成熟	282
第二十八節	文學大事 1936 年版圖（多元的時代）	293
第二十九節	電影藝術與文學交互作用	304
第三十節	對外國名家應時的整體的接受	314

331 第四章 風雲驟起

第三十一節	戰爭流徙之下文學多中心的形成	332
第三十二節	文人經濟狀況和寫作生活方式	344
第三十三節	重慶：救亡文學由高漲至分化	353
第三十四節	延安：從戰時群眾性文藝到工農兵方向	368
第三十五節	桂林：戰時「文化城」的戲劇潮出版潮	386
第三十六節	昆明：個體生命在時代體驗中沈潛	403
第三十七節	上海等：無家之痛及迂迴後興起的「市民文學」	419
第三十八節	港臺：分割、自立與新文學的生長	438
第三十九節	農民——市民：大眾文學的全新勢頭	450
第四十節	文學大事 1948 年版圖（轉折的時代）	462

477 圖表索引

478 參考文獻

第一章

孕育新機

我序之天演者西國格物家言也其學以天擇
義綜萬彙之本原考動植之蕃耗言治者取焉
遞嬗深挈乎質力聚散之義推極乎古今萬國
壞之由而大歸以任天為治赫胥黎氏起而盡

如磐石周故園寄意寒
星屋不容我以我回房
軒轅

二十一歲時作五十一歲時

寫之時辛未二月十六日也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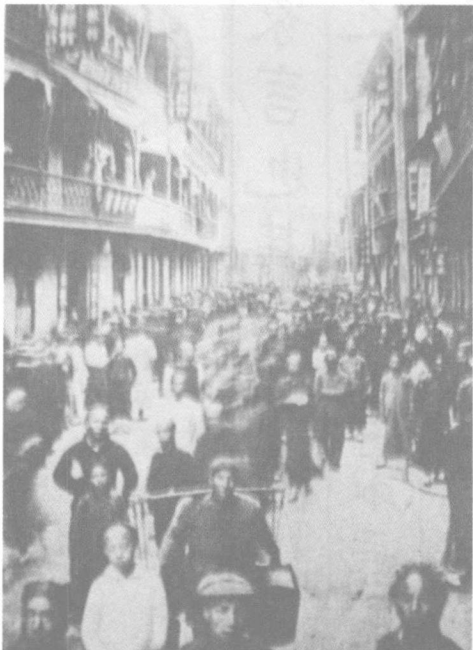
第一節 望平街—福州路：文學環境的轉型

選擇從上海望平街這條中國最早的報館街（相當於倫敦報業中心所在地的艦隊街）開始，來作現代文學史的敘述，是為了強調以後綿延一百多年的文學，當年已是處於一個與古典文學不同的時代環境裡了。這個環境除去經濟生產力的水平之外，對文學來說最重要的是思想界的急劇變動和物質文化條件的重新構成，而這兩方面都可集中體現在現代報刊出版業的興起上。

一個不應當陌生的地名：土山灣。但可能已在歷史記憶中被淡化了。土山灣是



明代上海縣建城後的地圖



報館書局林立的望平街（今福州路山東中路）

望平街的先驅。法國天主教傳教士乘著鴉片戰爭後西方國家的「勝利」，1847年在上海徐家匯落地生根，圍繞附近土山灣一帶建造了教堂（現仍矗立在那裡的雙尖頂教堂是1910年增建的）、修道院、公學、藏書樓、博物院、天文臺、孤兒院等。「徐家匯」的名稱意味深遠。它一頭連著明末禮部尚書、加入天主教的科學家徐光啟。是他在羅馬傳教士利瑪竇的影響下，開啟了中國學習西方科學之路，逝後埋葬在這裡並使得後人世代聚居於此（宋氏三姐妹的母親便是徐氏後裔。宋慶齡父母與她自己現都葬於徐家匯。現代作家冰心的父母也葬此地）。另一頭則連著西方教會文化。教會文化帶有明顯的殖民色彩，但又具現代性質。起初，教會純為土



上海現代文明最初融會地的
徐家匯地區教堂山川鳥瞰。
已是城鄉兼有模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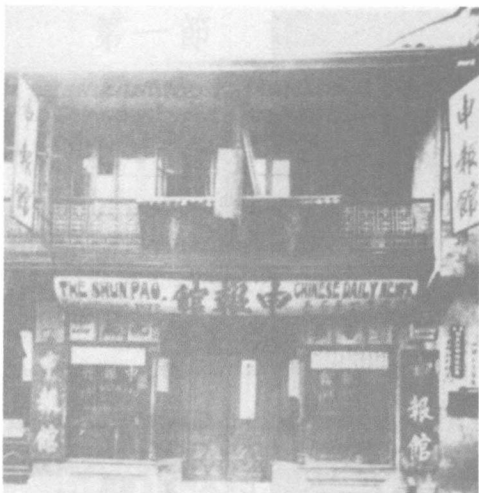


土山灣畫館是中國最早的西
洋美術傳授場所，許多近代
畫家出身于此，這是西洋畫
傳習所在上素描課

山灣孤兒院長大的孤兒就業方便而成立的工藝廠，包括其中的畫館與印刷所，日後誰也沒有想到竟會成為中國現代繪畫和印刷出版業的濫觴。比如捨棄古代雕版印刷後採用的外國石印技術，一般都認為是 1879 年由點石齋石印局最先開始的，但實際上，點石齋是聘請了土山灣印刷所的邱子昂技師加以傳授才得到這門技術。土山灣傳入石印術的時間要早三年，是 1876 年。而以後珂羅版技術的引入就更早了，比起商務印書館 1907 年方安裝珂羅版設備來，要差近三十年的樣子。

點石齋石印局的老闆，便是中國現代最早的中文報紙之一《申報》的開辦人安納斯·美查（E. Major）。在民國前他將報產盤給了華人，使該報成為老牌的華資大報。

《申報》結束了傳教士辦宗教性質的中文報紙的歷史，在商業報紙的基礎上增添了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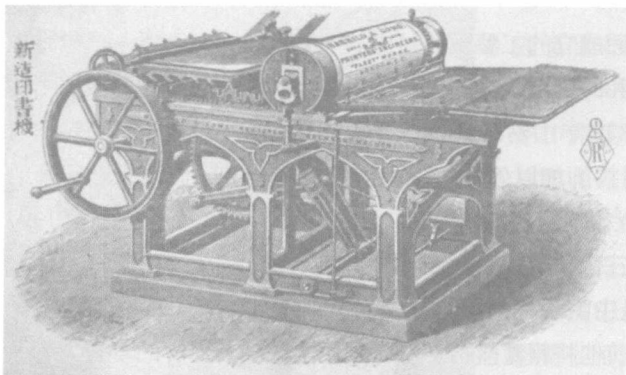


晚清《申報》館的正面圖景



1872年4月30日創刊的《申報》

化、文學的因素，影響之大，以至於當時的市民都用《申報》來代替一切報紙，直呼作「申報紙」。《申報》1872年創始的時候，館址在上海漢口路江西路交叉口上，1882年向西遷了兩條馬路便是漢口路山東路轉角的309號，正在望平街上。望平街（今山東中路北段，南北走向，全長按中國傳統計量不過五六十丈）又稱廟街、麥家圈，以它為中心形成周邊的一塊報社、書局集中的文化區域，當然是與緊鄰的寶善街（廣東路，即五馬路）、福州路（即四馬路，後來著名的文化街）在晚清的極度繁華相關。這些商業街是當年乘船經洋涇濱登陸進入上海洋場最近的地方，《海上花列傳》開頭小說裡的人物趙樸齋從外地來到上海學生意，先到的就是五馬路、四馬路所在的風化區。其時，現代印刷術的引進既已具備了條件，現代報紙在開啟民智、傳播新思想新知識方面的作用也為洋務運動和維新思潮激蕩下的人們所體會，望平街福州路一帶遂由現代印刷業的大幅度推進，以至報館林立，成了中國現代報刊的發祥之地。



初期《申報》所用之新式印刷機

因為年代較長，報館競爭激烈，旋起旋滅，加上遷徙頻繁等原因，要想描畫出一張靜止的清末望平街報館位置圖，是難乎其難了。我們不妨試著描述一下大概的情況。到民國前為止，這條街按目前的資料能排出的報館有二十多家。先說次要的如《天立報》、《民鐸

報》、《民強報》、《中華民國報》、《太平洋報》、《晶報》、《上海畫報》、《亞西亞報》等。除比較重要的《申報》之外還有《新聞報》，1893年創辦，館址原在此，後遷移至附近漢口路274號，是唯一能與《申報》抗衡的大報。《時務報》1896年辦，在福州路，梁啟超主筆，倡導變法，風靡全國。《蘇報》1896年辦，初在福州路，後遷漢口路20號，因章太炎、鄒容的革命文字遭迫害構成「蘇報案」而出名。《時報》1904年創辦，館址在望平街6號，後遷至棋盤街（河南中路），狄葆賢替它造了寶塔式的館舍，許多老照片上都有它的怪模怪樣。此報實為梁啟超親自策劃，它對新聞報導做了大膽革新，又開闢「小說」「餘興」諸欄目，形成最早的文學副刊，為一大特色。胡適在《十七年的回顧》裡就談到



晚清上海望平街的《時報》館



望平街的南端（山東路福州路的轉角）能見後建的《時報》館寶塔式樓，異常觸目



望平街直到1920年代仍然每日清晨報販雲集批發報刊，一片繁忙景象

為《時事新報》，也是著名的報紙。有一首《上海洋場竹枝詞》，單說這條報館街的興盛，道：「集中消息望平街，報館東西櫛比排。近有幾家營別業，遷從他處另懸牌。」按照市場規律，不是報館的要從這裡遷出去另謀生路，一些本不在望平街的報館卻千方百計地想要擠進來，最起碼開個發行所或營業部也是好的。這就看出這條文化街的厲害了。當年每天的凌晨，各路報販在望平街聚集，批發報紙，人氣是很旺的。尤其到了發生中外大事，人們翹首等看「號外」的那種日子，這裡更是人頭攢動，熱鬧非凡。

當然，現代中文報紙並不都在上海發生。如論先後，南洋一帶更是華文報的誕生地。舉其要者，1874年香港出版的《循環日報》便是華人成功創辦的第一份大報，創辦人王韜因而被林語堂譽為「中國報業之父」。天津作為北方最大的商業城市，1897年出版有嚴復參與的《國聞報》，1902年創刊了《大公報》。北京有1904年的《京話日報》。但是像上海望平街形成如此盛大的規模者，卻絕無僅有。這說明上海這個現代都市的迅速成長，以及作為全國報業中心對晚清文學現代萌芽期的環境形成，直接發生

它如何「為中國日報界開闢一種帶文學興趣的『附張』」。「附張」後來就發展為報紙副刊。

《時報》勢力日大，後與《申報》、《新聞報》在上海三足鼎立。此外的《神州日報》1907年創辦，在望平街161號；與《神州日報》同為于右任辦的還有《民呼日報》（1909）和《民籲日報》（1909），館址都設在望平街160號。《時事報》1907年出版，館址就在望平街，後改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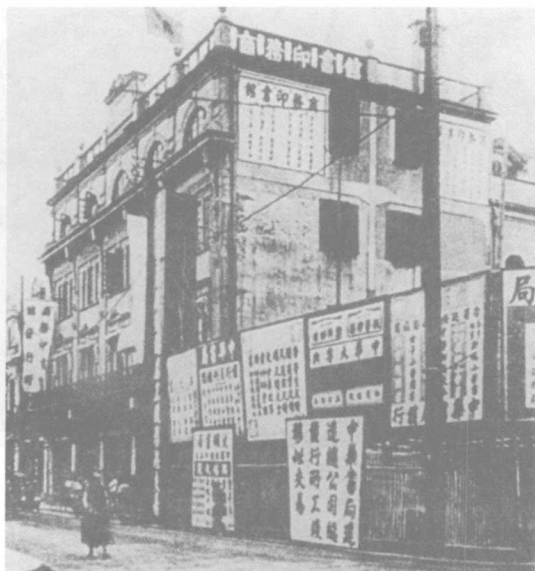
著巨大的影響。

與報館同時受印刷業推動的是書局的聚集，也是望平街與福州路地區的一景（這裡的「書館」、「書局」概念主要是指出版機構，銷售書籍一般是書局的門市）。中國第一家現代意義的出版社是英國傳教士麥都思1843年在上海老城廂開設的墨海書館，兩年後遷入麥家圈。初印《聖經》等書，後來延聘王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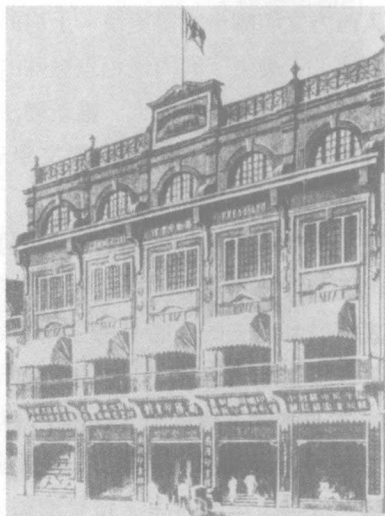
滬上墨海書館活字版印行的書籍《大美聯邦志畧》

等人翻譯西方文史、科學方面的書籍。1857年墨海書館創辦《六合叢談》月刊，是國內最早的中文雜誌。翻譯書館的出現對引進西方的思想學術科學書籍，曾經起到不小的作用。但它們最初都是官辦的，如北京的京師同文館（1862），上海的廣方言館（1863），而江南製造局翻譯館1868年成立後次年合併於廣方言館，力量更顯雄厚，可見全國出版中心仍屬上海。1876年點石齋石印局建立，僅僅是一部《康熙字典》，在數月之內就印了十萬冊！這件事刺激了中國人，鴻文書局（望平街）、鴻寶齋石印書局（福州路）相繼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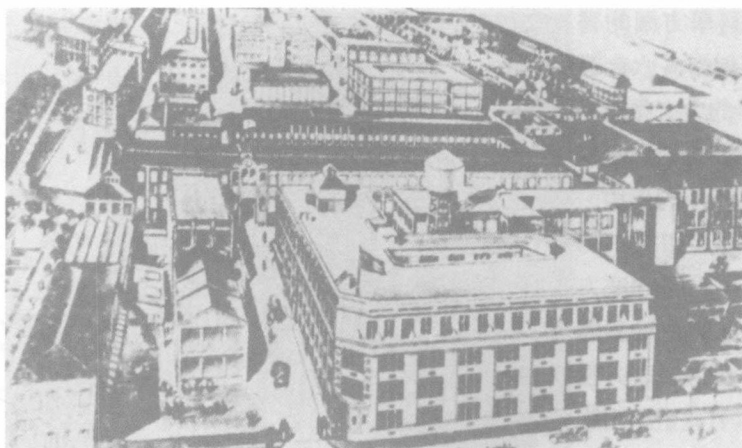


早期商務印書館設在上海河南路的發行所，已具規模

張。印刷書刊的巨大利益，終於推動了民族資本的大型出版業在上海出現。1897年，華人夏瑞芳、夏粹芳、鮑咸恩集資在江西路德昌里開辦商務印書館，後在棋盤街設發行所，依靠出版教科書大獲其利。進一步，又擁有了自己的印刷廠、編譯所，逐步發展成為中國最大的出版企業。商務印書館重視出版報紙、雜誌，包括文學期刊。這時期，先後就有《東方雜誌》、《婦女雜誌》、《教育雜誌》、《學生雜誌》、《少年雜誌》、《小說月報》等多種刊物編輯出版。《東方雜誌》1904年創刊，斷斷續續到1948年停刊，整整出了四十多年。它是綜合性刊物，晚清時期就一直開有「小說」、「叢談」、「文苑」、「雜纂」等文學類的欄目。《小說月報》就純是文學刊物了，1910年創辦，起初是鴛鴦蝴蝶派的大本營，後來才轉向。現代出版與文學的關係，一上來就顯得異常親密。此外，棋盤街、福州路上還有許多書局都出版文學書刊，如歷史悠久的掃葉山房（創於明代）是從蘇州遷來的；大同譯書局（1897）以出版維新書籍聞名，單是鄒容的《革命軍》一書便印了二十多版110萬冊；廣智書局（1898）出版過《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茶花女軼事》等書；群學社辦《月月小說》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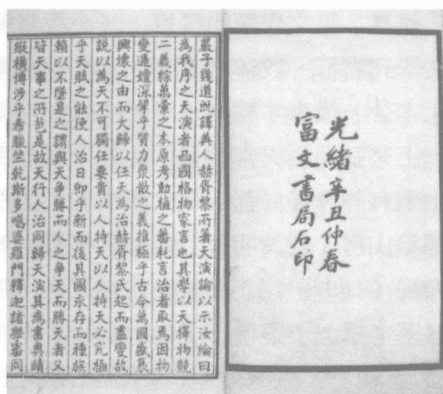
上海四馬路上1930年代的商務印書館館址，更是相貌堂堂



後來大大發展之商務印書館鳥瞰圖

誌；廣益書局（1900）印通俗小說；群益書社（1907）出版了周氏兄弟譯的《域外小說集》和後來聲名遠揚的《新青年》雜誌。總之，到辛亥革命爆發之前，據統計福州路這條街上就已有 68 家書店出現，多半與文學相關。

從現代報紙書刊出版業在上海的猛烈發展看，一葉知秋，可以窺見晚清文學現代環境的轉換已見端倪。在外來文明強勢壓力下形成的中國現代都市，北京、上海是兩型。北京是保守的政治城市，官場腐朽，權力敏感，新舊消費生活混雜，是暴露性文學取之不竭的源泉。北京興辦新學堂並不晚，全國仿效，為文學準備了「人才」的條件。1905 年科舉廢止，新式教育培養的讀者、作者群體陸續走上歷史舞臺。而上海則在租界的推動下成為中國第一繁華的商業大都會，華洋雜居，中外通商，大興實業，引入西方文明腳步來得更快。上海的文化面貌和市民生活方式（比如每天早餐時看日報的習慣），發生了與內地相差懸殊的變化。現代印刷業推動了書報業，使其成本低廉，傳播速度快捷，讀者廣大，維新變法人士總是把辦報館、開學堂、倡新學互相聯在一起，就是這個道理。幾乎當時對文學思潮影響較大的先驅者，如嚴復、夏曾佑、王韜、黃遵憲、梁啟超等，都與新興的報刊發生關係。他們的理論和思想闡發，最早也是利用報刊宣傳鼓動出去的。將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名著《進化論與倫理學》翻譯成《天演論》的嚴復（1854—1921），就辦了《國聞報》，並把《天演論》譯稿在《國聞匯編》上連載，後來才出單行本。這是讓國人振奮並換取眼光的劃時代的大事。我們只要看南京求



《天演論》光緒辛丑本第一頁